遍志堂經解

仁12
1411
283

門 □ 12
藩 卷

春秋通說序

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何謂教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法聖人所定也故謂之教事褒亂之迹也爲戒而已矣彼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爲戒也而曰有褒貶焉凡春秋書人書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貶惡也其書爵書字或稱族或稱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書或不書則皆指曰是褒貶所繫也質諸此而彼礙證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名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爲之解焉專門師授襲陋仍訛由漢以來見謂明經者不勝衆

多然大抵爭辨於褒貶之異究詰於類例之疑滓重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之大義隱矣自大義既隱而或者厭焉不知歸咎於傳業之失而曰聖人固爾也故劉知幾有虛美隱惡之謗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毀遂使聖人修經之志更千數百載而弗獲伸於世豈不悲哉故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昔之善論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氏爲近之軻之說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以戒言也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是以教言也斯二者庶幾孔子之志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道也如是而君臣如是而父子如是而長幼男女親疎內

外之差等不齊也敘此者爲禮順此者爲樂理此者爲政防此者爲刑堯舜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時乎衰周王政不行物情放肆於是紊其敘乖其順廢其理決其防而天下蕩然矣孔子有憂之而無位以行其志不得已而即吾父母國之史以明之嘽覆轍所以懼後車也遏人慾所以返天常也霸圖之盛王迹之熄也盟會之繁忠信之薄也雖有彼善於此者卒非治世之事也聖人何褒焉至於夷狄之陵中國臣子之奸君父闢干戈以濟貪忿之志悖理道以傷天地之和者亦何待貶而後見其惡也若夫筆削有法而訓敎存焉崇王而黜霸尊君而抑臣貴華而賤夷辨

禮之非防亂之始畏天戒重民生爲萬世立治準焉嗚呼使後之爲君父爲夫婦爲兄弟爲黨友爲中國御夷狄者由其法戒其事則彝倫正而禍亂息矣余由童至壯研思是經嘗眩於舊說如手棼絲目暗室難於解辨蓋久而後能破之旁稽記載互參始末爲書十有三卷名曰春秋通說通說者去褒貶之茅塞而通諸教戒之正途也夫春秋固有以隻字垂法者矣如加王於正削吳楚僭號而從其本爵之類是也而非字字有義也亦固有所謂例者矣如書其君殺曰薨外諸侯曰卒內大夫書卒外大夫不書卒之類是也此皆通例也先儒謂左氏非左丘明丘明乃孔子前輩故孔子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先丘明而後己尊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蓋今左氏傳即楚左史也古者史世其官則傳是書者倚相之後也故左傳載楚事比它國爲特詳是得其實公穀亦莫明其所自來或云子夏門人要皆非親受經於聖人者故於說經首失其義而其間亦或有得者穀梁氏爾若夫具載事實則左氏尚可攷故當據事以觀經事或牴牾難於盡從則以經爲斷上以伸仲尼之志雖以立異取譏於世而不辭也紹定三年五月朔黃仲炎序

經筵講讀奏舉狀

朝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臣李鳴復等

右臣鳴復等聞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士有懷珍抱美而老於巖穴之下者固不能無待

文王之興也仰惟

陛下不居之

聖問學日新

經幄就將靡閒寒暑臣等猥以春秋舊業叨塵誦說之負深懼寡識闕聞不究終始無以昭明懲勸

上裨

聖聰伏見温州布衣黃仲炎折衷是非事爲之說證

以後代鑒戒昭然言古驗今切於治道如謂經有
教戒不爲褒貶足杜擬僭允爲潛心吉州布衣龍
淼曾稡經傳科別其條治亂興衰本末該貫評以
已見多所發揮如謂魯僭紀元獨承正朔其於名
分所補良多二臣於經可謂勤矣而其他著述亦
多可稱鬱弗獲伸俱老韋布臣等執經入
侍心有愧焉竊知二臣已嘗繕寫其書裝潢申
進欲望
聖慈覽垂
乙夜之覽或降付後省更加閱視如有可采
甄以寵光庶幾科舉之外士之窮經篤古者不至於

遐遺其於作人之造風厲多矣謹録奏
聞伏候
勅旨
端平三年七月　日
朝請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臣游　侶
朝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臣李鳴復

繳

進春秋通說表

永嘉黃仲炎若曄

臣仲炎言伏以六經統天地莫非用世之規萬物聚春秋尤切治人之道洪惟

烈祖崇尚斯文

仁宗命昌朝侍講於

邇英曰監戒而不諱

高廟置安國進解於

座右謂喜學以無忘至若

咨輔弼以攷三傳之異同又如因

荅問而審一言之造化可見
先朝極討論之意所惜儒臣寡疏暢之功厥理未彰
茲學幾廢允賴厲精之

上哲丕承宏遠之

前摹臣仲炎惶恐惶恐頓首頓首臣竊以
孔聖之修麟經猶禹功之抑洪水昏墊不塞曷臻
九敘之歌亂賊匪除莫救三綱之壞即當時之
事實爲異代之鑒觀昭示燎原貴防曲突顧瞻
折軸宜重後轅雖仍魯史之文實正周王之位
用全教戒體極謹嚴自專門雜襲貶以論經使
後世眩是非而難辨近於科舉時文之弊尤爲
戲侮聖人之言因欲獻諛於今遂亦虛美於古
晉重耳坐邀萬乘或善其明君臣之大經周世
子外附諸侯或嘉其存王室之正統南宮較藝
首選在茲下國從風流弊甚矣獎崇功利誇譽
詐權顧此時師友之染濡莫能擇善占他日臣
工之獻替必至文姦臣肆舉業而罔功抱遺經
而永慨潛心十稔課稟一編遠稽孟子之書近
酌朱熹之論務陳理要痛翦蕪繁鳴世儒寡和
之音闢衆傳多岐之礙強名通說頗異舊聞懼
微命之填溝致此書之覆瓿僭塵
聞燕期廣

緝熙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
躬攬大權
作新庶政
聞一善而川決
明四目以
天臨賢路亨通侈今日雲龍之會
經帷啓沃夐昔時仗馬之瘖
日月就將
海澤浸潤
睠洙泗編年之旨尚闕申明

念草茅攷古之勤倘垂
乙覽
察二霸之駁而
宅心至正
居一王之尊而
立志自強
睹喪敗起於佳兵則
安靖以輯福
推災異由於失德則
兢省以導和刻楠築臺深虞侈欲取田納鼎永戢
貪風中國盛則何懼荊蠻戎狄之馮陵家道正

則必無仲子文姜之僭濫以至世變推移之故
物情紛錯之繇郊雩嘗禘之經朝聘會盟之節
皆可因文以攷引類而知息邪說放淫辭庶見
仲尼之志
求多聞克永世用增
列聖之光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臣謹繕寫前件春秋通說成若干
冊囊封隨表繳
進以
聞臣仲炎惶恐惶恐頓首頓首謹言

隱公

元年

說元年者有二曰體元也曰明僭也所謂體元者
曰春秋以一爲元示大始而欲正本也王者即位
必體元以施化也使如其說則春秋黜周而王魯
矣是不然所謂明僭者曰古者列國無私史諸侯
不得自稱元年於其國是亦豈然哉虞書稱月正
元日商書稱太甲元年則是一爲元者從古以然
非春秋之新意也古者諸侯得臣其國內之人稱

於國曰君其得紀年於國無可疑者內則所記生子者書於閭史閭猶有書況國乎魯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蓋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則周盛時也周盛時列國已各有史矣漢荀悅亦云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廟有二史以此觀之非可以僭言也然則元年春魯史舊文爾聖人述之以紀事而後世必以意義求過矣哉

春

孔子曰行夏之時蓋以商周之時異於夏之時也若三代不易時則孔子不應獨取夏時也歲有四時而春必冠焉夏后氏以建寅爲歲首則寅爲首春矣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子爲首春矣孟子謂秋陽以暴蓋周之秋夏之夏也七八月之間旱蓋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春秋於成元年襄二十八年書春無冰則知書春爲周時明矣蓋周之孟春仲春即夏之仲冬季冬也宜寒而燠故以無冰爲異而書也若是夏時之春東風解凍豈可以無冰爲異而繫於其下哉孔子雖因顏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時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孔子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強而尊天子

疾大夫之偪而存諸侯憤夷狄之橫而貴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爲者孔子不敢辭焉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如所謂夏時冠月竊用天子之賞罰如所謂予奪諸侯大夫之爵氏者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世之僭其可自爲僭哉

王正月

元年者魯侯之元年王正月者周之正月也何言乎周之正月明諸侯奉周之正朔也夫尊爲一人統臨天下此王者之常勢天地之大義堯舜三王之所同也周自幽王失德諸侯背叛戎狄因之遂墟其國逮于平王不能自振始去酆鄗之都東徙洛邑四旁之地已入于侯國者不可復取因寡就狹僭於邾滕於是貢賦不至而有下求朝覲不集而有下聘諸侯之大者自相雄長顧宗周蔑如也至於怨而取其禾怒而執其使傲而請隧偪而問鼎鬬兵於繻葛召會於河陽常勢墮而大義泯矣夫因是以習習以爲常雖有才識之士如晉叔向鄭子產齊晏嬰之倫出乎其間畢謀悉辯自爲其國不以無王室爲非也蓋至於春秋之末則又甚矣故孔子喟然嘆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謂周室雖微名義未改將以道濟天下舍東周其誰哉既乃即春秋以正一王之義當是時王室

已不能班曆于諸侯諸侯已不復受朔于王室久矣而書于春秋必曰王正月焉所以挈天下垂散之統而還於周之王也此敎行則世之爲臣子者當不以衰微喪亂而易其尊君戴上之心而僭竊之禍息矣其後諸葛亮用一隅之蜀圖興漢祚庶幾仲尼存周之志也若夫周瑜賈詡之徒自安於吳魏之佐非罪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古者不相信也或謂三代之俗惟周爲薄盟詛之事生於誥誓之窮蓋世變之不得不然歟曰非也世變雖下而人心之信未嘗一日不存也左氏述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蓋子路之行誼聞於鄰國雖背叛之臣猶且信之以爲無事於盟況不爲背叛者乎以此觀之凡諸侯之交際必有待於盟者是不能爲子路而已矣故春秋於此年書公及邾盟於七年書公伐邾所以見信不由中者未有不背者也三傳謂儀父者邾子克之字非也春秋諸侯未有書字者何獨於邾子而字之其曰邾儀父者蓋邾之大夫任政者也儀父名也如魯季孫行父晉荀林父皆以父爲名也春秋之世凡不相信而後有盟不辨禮而後公及大夫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舜在側微象日以殺己爲事及爲天子則封象於庳而富貴之故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鄭莊公叔段同姜氏所出姜氏愛段而欲立之段驕其母之私愛而不恭其兄此固莊公之所不能堪也既而段不得立而莊公立爲莊公者亦可以善處此矣奈何藏怒宿怨處段於京初不加裁制養成其惡而遂討除之使無所容於其國仁者處天倫之際果如是乎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克者勝之辭也所以爲世之爲人兄者之戒也苟知以鄭莊爲戒則知以舜爲法矣左氏謂段不弟故不言弟非也段之不弟固無足　而春秋亦未嘗以去親爲貶也若以不言弟見其不弟則有書弒父而言子如楚世子商臣之類者豈見其子也哉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者代天理物之稱也宰家宰也咺其名也仲子惠公之妾也仲子死於惠公之末年至是平王使來賵之待之以夫人也故以夫人待仲子則嫡庶亂矣以歸賵役冢宰則朝廷輕矣以天子諂諸侯而歸其妾之賵則君臣易位矣一動而三失萃焉此東周所以衰壞而春秋所由始也司馬通鑑

論周威烈始侯三晉以爲天子自壞其禮不知周自壞禮固已起於平王之末陵夷二百四十餘年間其紀綱法度蕩然久矣尚何責於威烈也哉春秋書宰三宰咺也宰渠伯糾也宰周公也皆居冢宰之任者也然而或稱名或稱伯或稱公何也咺未賜爵而攝也糾以伯爵充也周公以三公兼也三者皆撫史之實而已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盟者不相信也春秋此年書及宋人盟十年書暈伐宋敗宋師取郜防以見世之從事於盟約而無由中之信者未有不背者也不書公微者盟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君子在位則紀綱正紀綱正則國勢重矣小人在位則紀綱壞紀綱壞則國勢輕矣故君子小人者國勢重輕所係也觀祭伯以王朝卿士而外交諸侯可謂小人之壞紀綱者矣朝廷之上用小人以壞紀綱則國勢安得而不輕哉此春秋諸侯所以無王者亦王朝有以致之也向使朝有君子守節死義爲淮南所憚如汲黯公正不私無疆外之交振無諸侯僭上之禍矣春秋書祭伯來豈不可爲有國者用小人之明戒哉

公子益師卒

春秋書大夫卒有二義焉一以明君臣之義一以見當時專用公族爲大夫之非明君臣之義者所謂教也明當時專用公族爲大夫者所謂戒也夫股肱之虧元首之痛也故君於卿大夫之喪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三月之內錫衰以居不接吉事春秋以來禮廢義薄至有卿喪未葬而君舉樂如晉平公者矣故春秋卿大夫卒必書之惟弑賊出奔與夫黜免者則不書所以重人臣之終明君臣之義也若夫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卿大夫蓋以賢選也春秋列國之大夫惟取公族甚者如魯三桓之子孫世執國政不復以賢選矣故春秋書公子公孫叔仲季孫卒無他姓者所以見魯專用公族爲大夫之非也使後之人君行其所教則遇臣有恩當不以土芥犬馬視其臣矣用其所戒則任官惟賢當不以天位私於公族矣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中國者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衣冠禮樂之所存也蠻夷戎狄近於禽獸不得與中國齒矣治古聖人分天下爲五服而以周索戎索辨其疆者非特人事亦天理也自周道衰王國無采薇之政諸

侯無費誓之規於是蠻夷戎狄之禍交肆於中國舉習苟安俛首非類衣冠禮樂有不淪胥於禽獸之俗者幾希矣故春秋書會戎會狄會吳會楚者皆所以疾華戎之無辨為後世戒也戎氏種或云徐州之戎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以兵據其國都也左氏載定四年吳入郢吳子以班處宮是以兵據其國都也春秋紀兵之形十有二侵伐圍入戰敗遷滅襲取城追其事雖不同然為挾私逞忿無王命而專兵者罪一而已莒人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故莒人入向以姜氏還觀向姜之不安其室是莒子不能正家道不行於妻子也不知自反而怒其姻國以兵入據之向之民何罪焉故書曰莒人入向忿兵也不能正家反己之所為也

無駭帥師入極

觀左氏載隱四年諸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則隱之不能制其大夫可知矣然則無駭入極之師亦豈其君之命也哉春秋書無駭帥師羣帥師以見君弱臣強之禍此其始也書其事即見其罪矣不以去氏族為貶也三傳皆以去氏族為貶非矣羣它日

弒隱公罪不容於死而得稱公子者豈無貶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會戎非禮也盟戎非策也故春秋於此年書公及戎盟於七年書戎伐凡伯以歸所以著戎狄不可以盟誓結也唐渾瑕與吐蕃會盟而柳渾計其必叛豈非有見於春秋之教哉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裂繻來逆女見紀侯之不親迎也伯姬歸于紀見伯姬之不待親迎而行也紀侯之不親迎是紀侯失夫之義也伯姬之不待親迎而行是伯姬失婦之節也王通氏曰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說紀子帛者一曰紀子君也帛其名也一曰裂繻之字也以書法攷之若是紀君之名則莒子何以不名若以爲裂繻之字則大夫不當加君蓋紀子者紀君也帛文誤爾或曰紀侯也何以稱子曰滕侯也而亦稱子蓋時王黜之爾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卒稱薨葬稱小君尊之也尊夫人者尊君之敵也子氏者何也穀梁子謂隱妻是也蓋周公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宋自桓以下娶于齊是隱所娶猶宋女也春秋於隱元年書仲子必繫之惠公

所以別夫人子氏之爲隱妻也文四年冬十一月成風薨其明年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蓋死而後賵含之也隱元年王使宰咺歸仲子賵則是隱元年之前而仲子既死非今之子氏明矣左氏因誤以今之夫人子氏薨爲仲子薨遂以前年歸賵爲豫凶事不亦誣哉平王雖昏弱亦何至歸賵於未死之人乎必無是也夫人薨不地明有常所也子氏之不書葬何也隱有遜桓之志不以成禮葬其妻也

鄭人伐衛

三年春王三月己巳日有食之

春秋之世周道陵遲王綱圮壞於是謫見于天日爲之食故春秋書日食者三十六以明王者失道所致也可無畏哉何休以爲日有食之應一國一臣之事謬矣夫日光虧奪所關者大非君天下者何以當之李尋云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物同晷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豈爲一國一臣之應哉善乎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日食詔曰朕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令二三執政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言極諫者以正朕之不逮此蓋庶幾春秋之義也若夫宣帝以五鳳四年

日食歸咎於楊慱而誅之不亦何休之謬哉杜預以爲日食忌正陽之月尤非也書曰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月也未嘗不以爲忌也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夏之八月非正陽也而詩人醜之亦豈不以爲忌哉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王卿也書尹氏卒明世王卿也案尹氏自宣王幽王之時已居大臣之位故節南山之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常武之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

休父至此當一再世而又告喪于魯故此年書于氏卒其後昭公二十三年又書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又書尹氏以王子朝奔楚是尹氏世執東周之政也夫執政大臣國命所寄不能公選天下之賢而使尹氏得世世居之蓋其間必有弗克象賢者以壞法亂政此東周所以衰微也不惟周也魯三桓晉六卿齊崔氏陳氏皆世其官以執國政卒成僭逆之禍春秋備書其事爲有國者之戒嚴矣哉

秋武氏子來求賻

莊十五年家父來求車書天王使而此不書使何

也古者君在亮陰百官摠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平王崩桓王方立冢宰攝行軍國之事故不得以王命書也禮喪無求賻況天子乎以天子不能治喪而求賻於諸侯以諸侯不能賻天子之喪而待於求君臣之義胥廢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諸侯生相往來死相赴弔有朋友之義焉故春秋書外諸侯卒葬以見其恩且明易代也內曰薨外曰卒非異之也外諸侯薨而以卒赴者自執甲禮也故魯史因之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穆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春秋書弑逆之事不徒正名定罪而已蓋使後世爲君父者明其爲禍之慘而謹戒之務絶其萌焉爾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左氏載衛州吁有寵於莊公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而弗聽既而立桓公故州吁弑桓而代之立桓之見弑由莊之不早辨也驕其子而不教恣其弄兵而不禁雖惡物醜類天稟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爲人君父者可不戒哉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邂逅相會於道塗之間者也詩曰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人之情也何以書曰古者諸侯行役以王事故不以相遇爲非春秋諸侯行役以私謀故以相遇爲罪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公主兵且序爵也衛有弒逆之惡諸侯不加討而反助其逞兵是黨逆也黨逆之君有不導其臣以逆者鮮矣他日宋督之禍非兆於此哉

秋鼂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鼂帥師助衛鼂黨逆也黨逆之臣必自爲逆者也他日寗氏之變非兆於此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春秋書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有二義焉天子在上聞天下弒逆之賊而不能討也於是衛齊之臣子憤而討之以見天子之失刑也然州吁弒而卒殺於衛無知弒而卒殺於齊以見世雖喪亂而弒逆之人猶無所容其身也故曰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公子晉者非有天子之命先君之傳徒以衛人

推而立之故衛人立晉言下人得置君也下人置君者大亂之道也後世如唐肅宗以平盧節度使卒遣使撫慰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自是方鎮廢立出於士卒非衛人立晉之類乎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魚者射魚也何以知其射魚也觀左氏載臧僖伯之諫其專及於蒐田獮狩治兵振旅末云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不登於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以是知其爲射魚也隱於當時必驅役兵徒遠至于棠之地如韓愈氏驅鰐魚文所謂選才技吏民操強弓毒矢與鰐魚從事者是也然韓子志於除害而棠之役何爲哉恣情縱欲極於樂而已矣後世如秦始皇幸瑯琊侯大魚出而射之漢武帝自尋陽親射蛟江中皆魯隱之爲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郛

九月考仲子之宮

晉武帝追崇庶母宣太后或謂宜配食中宗臧燾建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遂稱夫人經言考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太宗之廟義同春秋又漢立寢於陵其制非古宜遠準春秋考宮之義別建寢廟議者從之蓋臧燾

之論雖明庶母不得祔廟然以仲子成風遂稱夫人與考宮爲禮則誣春秋矣春秋妾母之稱夫人者自成風始蓋上僭也仲子未嘗稱夫人也仲子之不稱夫人者是隱公猶不敢以夫人稱妾母也隱公不敢以夫人稱妾母而亦不敢以妾母祔姑於是別宮以祭之自以爲得禮矣不知妾母之子爲君則得立別廟子祭孫止仲子雖是桓公之母然在隱公時桓未爲君豈得築宮以祀之哉今隱公考仲子之宮而用備樂焉是猶僭夫人也臧壽之議但當言庶母於禮不祔廟不必以春秋書考宮爲得禮可也自此義不明而後世人主溺於嬖妾之愛如宋武帝爲宣貴妃立廟都中亦以爲宣貴妃

秋所與豈不可恨也哉

初獻六羽

獻六羽言初者見前此僭用八佾今始殺而用六也雖始殺而用六然薦之仲子之宮則僭矣且六羽之殺止於仲子之宮而羣公之廟僭樂如故也何以知羣公之僭如故也子家羈謂昭公曰諸侯僭天子久矣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以是知羣公之僭如故也

邾人鄭人伐宋

螟

大田之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毛氏註云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此四種皆蝗也觀漢循吏治民有道蝗不入境則知蝗之爲災非不道所致乎夫民火耕水耨終歲作苦禾稼垂成而蟲蝗敗之則饑饉流亡之禍至矣此春秋所以書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率宋人伐鄭圍長葛

七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者有所輸也委送財幣之辭也如左氏載晉饑秦輸之粟是也鄭人厚財幣以求平於魯故曰輸平輸平者蓋釋怨爭爲和好也釋怨爭爲和好美意也何以書蓋鄭方仇宋而求得志焉圖視列國如魯之望者可與爲援而不可與爭故來輸平而非誠於爲遷善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古者天子合諸侯故謂之會傳云穆有塗山之會是也春秋諸侯始私相會盟矣蓋上僭也

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春秋內女爲諸侯之嫡夫人者則書其歸餘姪娣不書也伯姬歸于紀則既爲嫡夫人矣叔姬娣也

何以書蓋魯不以叔姬爲伯姬之娣而以紀夫人之禮歸之紀侯亦不以叔姬爲娣而以嫡夫人之禮納之也辛伯曰内寵並后亂之本也故書

滕侯卒

春秋於外諸侯卒凡赴告無大小悉書之一視同仁之義也左氏謂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之以名趙子非之曰豈有君薨在殯臣子正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其君父之名哉又曰凡諸侯同盟名於策書朝會名於要約聘告名於簡牘故於卒赴可得而紀此說得之攷諸春秋凡十人卒不書名皆當時並無朝會聘

告事迹所以不知其名爾餘皆有往來事迹則知而名之然亦不必同盟但嘗往來亦書名也或曰成二年公及秦人盟而十四年秦伯卒不名十三年公會滕人伐秦而十六年滕子卒不名何也曰是與其大夫會盟爾非其君也非其君猶不知其名也

夏城中丘

易稱設險守國而城中丘何以書蓋城郭溝池雖有國者所必有而非古人所恃以爲固者也楚子囊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畢守在諸侯諸侯守

在四鄰諸侯甲守在四竟謹其四竟結其四援民
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又無外懼國焉用城
北魏朝羣臣請增京城世祖曰古人有言在德不
在險屈匈蒸土築長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
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不爲故楚不以
城郢而安魏不以城小而危是知春秋諸侯不修
德政以爲結人心之本而區區倚城郭溝池爲固
輕用民力者皆非也穀梁子曰凡城之志皆譏此
說得之矣如近世城築之患抑有甚焉者守牧之
官類以治城郭爲能事往往悉取辦於民力而聲
於人曰吾能不費縣官而了此役也是以城堞雖

美而政無以得民其不資寇者幸爾然則春秋之
教其可以不明哉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禮緣人情則諸侯之交於鄰國宜有往來聘問之
禮也齊使弟年來聘何以書左氏云結艾之盟也
蓋爲鄭人植黨以仇宋也

秋公伐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王使至魯而戎伐之是戎狄無中國也戎伐王使
而魯不救是諸侯無天子也戎狄無中國諸侯無
天子此所以爲東周之亂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春秋諸侯相伐取地者多有之矣未有捐地以與人者也捐地與人以懲爭利之習宜聖人必與也鄭伯使宛來歸祊何以書惡譏也蓋鄭方有宋之爭而求得志焉顧已力之不能逞也則資魯以助之懼魯之不盡力也則歸祊以餌之魯受今日之餌則他日爲已役者宜不得辭焉此其用術殆與晉獻公以璧馬賂虞而假道伐虢者不異也然晉之力足以亡虢而取虞鄭之力不足以亡宋而取魯

庚寅我入祊
非其所有而取之非義已受人餌已而不知人之將役已非智已庚寅我入祊豈復有羞惡是非之心哉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春秋之初有三國相與私盟而後有諸侯之參盟有諸侯之參盟而有諸侯之羣盟諸侯羣盟則天下有霸而無王矣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不相信而後有盟不辨禮而後公及大夫盟莒人
者大夫也
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據周禮有天子聘問諸侯之禮而與諸記傳不合
穀梁子曰聘諸侯非正也言天子不當聘諸侯也
左氏載晉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
間朝以講禮蓋聘朝者皆諸侯事天子之禮爾戴
禮聘義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亦是使
諸侯交聘而非天子聘諸侯也當周之盛時諸侯

未相吞併而四方之國固多矣若如周禮所稱天
子必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
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
諸侯之喜致禭以補諸侯之災則頻歲之間當盡
出王朝之士使奔走於四方亦恐不暇給也又案
左氏僖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
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
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蓋膰焉者即歸脤也
王室歸脤乃是實先代之特禮豈例用於諸侯哉
舉此一事他可知已漢承秦滅學之後五經立博
士皆有師授獨周禮晚出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

建立其間容有可疑者故不得不以諸傳記爲定也或謂古者天子尚有聘士之禮如漢世用羔鴈元纁蒲輪玉帛下聘巖穴之布韋者況諸侯乎曰不然此爲有道者屈故以特禮聘召之非以時聘問也當春秋之世諸侯僭禮竊權蔑視王室縱不能討而反加聘問焉以上詿下亂之道也故書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陽氣未力而震電若盛陽之月雷雨既動而雨雪若凝陰之時況大而非常則陰陽之錯繆甚矣春秋書之以明當時人事乖戾皇之不極至於干陰陽而召災異者如此其影響也有國家者可無畏哉

挾卒

無駭卒赴之不稱族氏何也趙子曰隱不爵命大夫是也或謂隱桓之世大夫多不稱族氏蓋未命於天子者也未命者猶有待於命也莊以後大夫皆世爲之不待命於天子而稱族氏矣不知隱桓之時亦豈待天子之命耶

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魯之君臣悉力以翦宋者蓋爲鄭役也爲鄭役者蓋爲鄭人歸祊之利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氏工於載事而謬於釋經其敘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未爲不得其實至謂鄭莊公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爲得正之體何其無識之甚哉鄭莊者當時諸侯之至姦黠者也爲王卿士而際王室之衰徧視侯國如齊魯宋衛之君皆庸瑣不足以有爲也於是奮其詐力陰有覇諸侯之志方宋人伐鄭圍長葛而取之鄭莊乃待之以不校豈眞不校也哉正

兵法所謂鷙鳥將擊必斂其翼當不校之時莫非深爲計之日也故其始以祊田餌魯而魯輒附之因魯連齊而後用師于宋以洩己忿焉於王命乎何有既敗宋師而求逞其所大欲者未已也於是又取宋二邑以與魯捄人之有而爲己惠既以報魯又將以終役魯爾其與晉文公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使之納賂於齊秦而藉以濟城濮之師者同一詭道也春秋方惡其譎而左氏乃以正之體稱之豈不悖哉然春秋不書鄭歸郜防而以魯自取爲文者明魯隱之貪也貪得於外而不知喪身之禍伏於蕭牆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殤不懲其敗而興伐戴之師鄭莊必乘其敝而收取戴之利蓋成宋殤之禍者在好兵稔鄭莊之惡者在弔譎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伐宋入郕入許皆鄭爲謀主而書首齊者鄭推齊王兵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古者諸侯有因相見無私相朝何謂因相見古者諸侯旅見于京師與羣至于方岳行役以王事而因得以相見也自周轍既東天子無巡守方岳之事諸侯無朝覲京師之禮於是弱爲強所制小爲大所役而後有私相朝者矣如魯之類弱於齊晉則畏事魯而朝齊晉而朝齊晉滕薛杞邾之類弱於魯則畏事齊晉而朝魯故春秋書諸侯來朝與公如他國者皆所以見其慢上行私非禮焉爾三傳妄以諸侯相朝爲得禮而世儒多從之不知諸侯之職爲天子守民社者也寧有天王在上而諸侯非奉王命而荒棄民社以朝事敵己之國哉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氏載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弒之蓋隱之禍隱之自取也夫天下之惡一也亂臣賊子譬諸蝮蛇無往而不螫也人望而疾之豈必其螫已哉隱有逐桓之志而羣請殺之絶人兄弟之親此其用謀何減蝮螫使隱公於此亟謀誅羣而遜國於桓則雖夷齊之讓無以加矣不知慮此而坐遺反噬故曰隱之禍隱之自取也蘇軾氏引秦氏論此謂李斯聞趙高廢立之謀非其本意初懼蒙恬之奪其權故勉而聽高使斯聞趙高之言召

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有德於扶蘇豈有既哉何蒙恬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信矣隱之縱羣猶斯之聽高也而皆不免焉故太史公曰爲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此之謂也爲內諱故不言弒明臣子之義痛悼其君父而不忍言也然不曰薨于某寢某宮則弒自見矣其不書葬者公穀謂君弒賊不討不書葬非也蔡景許悼弒而賊未討皆書葬也蓋不書葬有二或仇人當國或國內亂不以禮葬之與在外之國方有變雖葬而不暇赴故不書爾隱之不書葬仇人當國不以禮葬之也是皆撫

其實而已矣

春秋通說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通說卷第二

永嘉 黃仲炎 若晦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

古者嗣君踰年而後改元者蓋君喪在殯緣臣子之心不忍遽改且先君之終年不可爲嗣君之元年也故雖以臣弒君弟繼兄如桓公者亦必踰年而後改元魯史載之故孔子述之爲萬世訓明矣是以秦漢而下皆由之雖漢安帝繼殤帝亦終平而爲永初桓帝繼質帝亦終本初而爲建和唐宣宗以叔繼姪亦終會昌六年而爲大中獨本朝

太祖以開寶元年十月上僊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改爲太平興國元年異乎逾年改元之義蓋當時必有其故而史或闕之不然豈當時宰相如薛居正沈倫盧多遜輩不攷諸春秋也哉

公即位

書公即位言非禮也古者舊君既歿嗣子必以君命即位于柩前如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麻冕黼裳尸天子位大誥諸侯訖王乃釋冕服反喪服蓋君臣父子之義於此兩得焉即王者之事可以知諸侯之事矣魯之隱莊閔僖成襄皆合此禮故春秋不復以即位書之若夫桓文宣成昭既於君薨之日立爲君矣又復於明年歲首行即位之禮以誇於衆執喪而冕此春秋所以書也三傳者不得其說妄以爲攝不書文姜出不書亂故不書公出不書是何多岐也又謂繼故不書繼正則書之至於繼故而書者則曰此成其志焉爾既以書爲善又以書爲惡使觀春秋者何所攷信哉故曰例窮而無以通之而曲爲之解是也胡氏亦惑於其說謂國君逾年改元而後行即位之禮何其未之思也夫即位與改元事體不同國不可曠時無君豈待逾年也哉如乙丑成王崩癸酉康王即位相去纔九日爾若君薨嗣君未立必待逾年改元之後

則何以繫民人之望絕窺伺之萌哉至疑喪服不可入廟則以爲冢宰攝行朱氏因之又爲權宜借吉之說皆失之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陳常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請討之明上無天子而天下有弒逆之賊而列國之君大夫夫皆所當憤疾而討之也使列國之君大夫皆有憤疾而討之之心則弒逆之人當無所容於世而其禍息矣惟當時列國之君不惟不能疾之又爲其黨與以成之如鄭莊會于垂以定魯桓四國會于稷以立宋督而後亂臣賊子之禍始接踵於天下矣故春秋書公會鄭伯于垂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明黨逆之罪以教天下後世治亂臣賊子之獄者必治其黨也治其黨則爲惡者孤矣故曰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許田者許之田猶言邾田非魯之舊也魯隱末年從齊鄭入許得是田於許邑春秋雖不書魯取許田而書鄭假許田于魯者則知許田非魯有而魯取之許明矣然許鄭之鄰也鄭之欲許田尤急於魯之欲許田也當魯隱爲鄭莊所餌悉力以佐其兵鋒故許田入魯而鄭不敢爭也今鄭莊因魯桓

有篡立之事知其情方鬼魂而可以撼動之也遂持璧以假之而婉致其直取之意於是魯不敢靳焉此可以見鄭莊謀利之巧又以見其黨桓之惡者由有所利而爲之也其盟于越者申固假田之約也

秋大水

春秋於水旱螽螟雨雹凶饑之變悉書者所以謹天戒憂民生著人事乖戾所致明有國者所不當諱隱也此義行則爲人君者必有引咎自責側身修行如殷湯周宣者矣必有稱朕過失詔羣臣議如漢文帝者矣爲人臣者必有取四方水旱災變之入奏言之如魏相之於宣帝李公沆之於眞宗者矣若夫人君以災變爲諱而不樂於聽聞人臣揣摩君意而不敢以聞於是姦諂之術行欺蔽之害起或天下水旱而曰不爲災或海内蝗蝗而曰不傷稼或謂聖德已至而天變不足懼或謂氣數偶爾而非人事所關遂使弊政不除黎元受害者豈非不講春秋之罪哉淫雨不止則爲大水漢儒多以爲至陰之沴殺氣之應也而蘇軾氏則謂陽極爲水孫政事緩弱所致蓋以春夏川澤洋溢秋冬水脉收縮見之是皆未爲的要之政事失中即干陰陽之和而致旱乾水溢之變不必泥一方之說

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荀子有云肉腐生蟲魚枯招蠹自古人君受亂臣賊子之禍者未有無其故者也左氏載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督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於是殺孔父而弑殤公由此觀之殤公之禍蓋在於屢戰而民不堪命者爲之故也夫數戰則疲民阻兵則失衆計其屢戰之時國人苦之行者死於鋒鏑居者

敝於誅求肝腦塗地亦視不能以相保必有疾視其上者矣此督所以得肆其逆也故書曰宋督弑其君以爲兵火弗戢之戒明矣孔父與夷之傅也位爲大臣職主兵事當亟戰疲民之日不能諫正其君遂使督借以聲衆歸罪於己而殺之以及其君故以不能諫正其君則不忠以不能先覺其亂則不智不忠不智其殺身禍君宜也公羊子乃以賢目之豈不謬哉苟以孔父爲賢則凡敗亂其國之臣卒死於敗亂者皆賢矣胡氏襲公羊之說至以孔父比漢汲黯孔融蓋未之思爾夫猛獸在山藜藿爲之不採朝有君子固姦邪所憚而不敢乘

也若使不免爲姦邪所乘則無貴乎君子矣汲直在漢淮南寢謀此豈孔父所能望哉孔融仕於垂亡之漢權位不足以行其志當曹操雄姦兵柄在手征伐四克羽翼既成孔融雖有忠憤之心而不得施者勢也豈若孔父身居要職而不能格其君之非使至於亂哉蓋孔父之罪當與從君於昏死於私暱者同科而以比肩於正直忠良之士失之甚矣

滕子來朝

先儒論滕侯爵而書子凡有數說一曰以其朝篡逆之魯桓故貶而書子不知春秋凡書外國來朝

魯桓者即明其黨惡之罪不待降爵也苟以降爵爲貶則凡不降爵者皆無貶乎鄭伯會桓而猶爵以伯也杞侯朝桓而猶爵以侯也何滕之獨見削哉且滕終春秋稱子者豈聖人因罪滕子之朝桓遂併及其子孫而不赦耶一曰去公侯之爵而從子男者殺貢賦也如平丘之盟鄭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從公侯之貢懼不給也是亦不然當時五等爵貢在人耳目者實不可掩如鄭伯男也而從公侯之貢亦其實不可爾豈得實爲公侯之爵而自貶以從伯子男之貢其誰信之且晉以霸強誅求小國故小國爭承貢賦以求殺焉固其宜也

今滕於魯皆列國爾雖滕小於魯畏而朝之亦何至爭承貢賦如事霸國者而自降其爵哉闢此二說則知杜預云侯降而子爲時王所黜者蓋得之矣或謂周室衰弱豈能黜陟諸侯不知周之失政正在此爾王朝刑罰不能略施於強大之邦而區區用於杞滕之小國故春秋從其實而書之以見吐剛而茹柔畏強禦而侮鰥寡者非王政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公會鄭伯于垂蓋鄭成魯亂也而不書成亂非諱之也既書公會即知其爲成魯亂矣稷之會宋不與焉不特言成宋亂則無以明其所爲也或曰宣

十七年晉靈公爲扈之盟亦成宋亂爾襄十三年晉平公爲夷儀之會亦成齊亂爾雖會盟無宋齊之文何以不特舉其所爲耶曰宋昭無道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蓋弑賊者衆而晉不能討猶有說也晉平公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弑莊公說是敵怨而不討亦有說也未有受賂以成宋督之亂如四國者故舉其尤者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魯桓篡弑之賊也其黨弑逆以取賂器固其常習不足罪已而經書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者所以深悲魯先公之廟而爲賂器之藏也左氏

載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以鄫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春秋舉魯而言則三國之得賂可知矣甚哉利賂之爲害也君臣天地之大義也弑逆天下之大惡也齊陳鄭之君一蔽於利賂之欲至於叛大義黨大惡而不顧況其他乎是以自古有道之君必清心寡欲不殖貨利有道之臣必奉公潔己務絕包苴故能使朝廷清明政刑不繆不然則上下征利賄賂公行而有罪者得以賂免不賢者得以利進賞罰必至於僭濫禮義必至於消亡國家必至於危亂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秋七月杞侯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主會者鄭而先書蔡者序爵也于鄧鄧與會也於是荆楚寖強謀害中國蔡鄭鄧逼近於楚故懼而會焉當時中國惟齊爲大不求以爲主顧與二小國謀之此乃鄭莊自恃其瑣瑣之智既敗宋入郜取戴入許定魯桓之位成宋督之亂謂人莫己若故挾蔡以誑鄧不知其力之不足而欲以長諸侯禦大患難矣孟子有言王不待大霸必有大國蓋王者以德霸者以力以德服人則凡有知者莫與之較以力服人而力之所不勝則殆矣若鄭莊者無大國而求霸者歟

九月入杞

或謂隱伐邾稱公此不稱公者惡公以不正入人之國故削公以示貶也信斯言也則隱伐邾無貶乎蓋春秋據實紀事其稱公者公親將也不稱公者非公親將也然其爲陵虐小國之罪均爾

公及戎盟于唐

公至自唐

隱盟戎不致此何以致穀梁子曰危之也是不然等盟戎爾危桓而不危隱其說不通矣蓋春秋之義中國與戎盟恥也隱不致隱猶有不得已之意焉桓策勳于廟是不恥其所恥故即其實而致之也此義明則中國不得以和戎爲功矣故富鄭公

猶奉使契丹增幣以講好而終身恥道其事豈非有得於春秋之義哉凡公返行而策勳飲至則書否則不書

三年春正月

何休謂桓三年以後有月無王見桓無王而行也如休之說則桓元年二年書王者豈以桓爲有王哉聖人正以諸侯之無王故修春秋以明尊王之教若諸侯有王則春秋可無筆矣杜預又謂周室不班曆故不稱王不知周室之衰天子不班曆諸侯不奉朔久矣使如杜之說則昭二十三年以後子朝之亂王室無君而春秋書王正月者豈亦班

曆也哉胡銓氏又謂桓元年書王以端其本二年再書王以待天王之誅至是三年矣天王不能討故去王以示義抑不思春秋之時亂臣賊子之禍接踵於天下而天王皆莫能討也若以天王不能討而去王以示義則二百四十二年經皆當去王矣信斯說也則孔子修春秋不但行法於諸侯大夫而褫奪其爵氏又將加討於天王而褫奪其稱號也不亦僭哉且天下之惡無大於篡逆者洛宮壞室殺之無赦當不俟終日何待二年之後耶此皆不通之論也然則桓三年以後無王者蓋如夏五闕文爾

公會齊侯于嬴

桓公以篡逆得國其初不能不懼天下之討也竊計當時周室微弱不足懼已所可懼者桀黠之鄭強暴之戎大國之齊宋而已於是元年會鄭而鄭與魯二年成宋亂而宋與魯又於是年盟戎而戎與魯至此又成婚于齊而爲嬴之會其自保之計可謂至密而不知上天之網終於不漏故禮成不反之禍萌於婚齊之日觀春秋書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十八年公薨于齊則知世之惡人焉可自恃其爲計之密哉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春秋非王者不言命其書齊衛胥命罪僭王也三傳以爲不盟妄矣使其不盟則會與遇皆不盟爾曷爲以胥命書哉

六月公會杞侯于郚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桓之謀主也桓自命爲大夫故稱公子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齊侯越境而送女是愛之不以其道也魯侯因會而納婦是婿之不以禮也姜氏禍魯兆於此矣

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春秋十二公惟桓宣以不道得國宜無以致豐祥之慶然惟桓宣之世有年大有年何哉昭二十五年書有鸜鵒來巢左氏曰書所無也蓋書有以見無也桓宣之世日食大水蟲災譴略同而宣又大旱蝝生冬饑者再以此觀之則桓三年書有年則他歲無年可知矣宣十八年書大有年則他歲大無年可知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田狩之義二習兵所以衛民也取物所以奉先也故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田狩之謂也若夫逐盤遊之樂恣從禽之好至於敗德荒政病民殄物者

危亡之道古人所甚戒也郎遠地也公之遠狩于
郎者其殆逐盤遊之樂恣從禽之好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聘諸侯非正也況寵篡逆者乎時桓王有討鄭之
志故聘魯以求助不知寵篡逆以墮三綱刑政亡
矣豈可復以討諸侯哉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甲戌己丑三傳皆以爲魯史舊文而孔子因之非
也孔子修春秋以筆削自命若魯史有二日並存
之訛不應述而不削遺無故之疑也此必聖人筆
削之後傳録者誤爾或謂甲戌下脫一所書之事

然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侯鄭伯朝於紀者將以襲紀也小人陰險之情
狀豈不可畏哉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求魯而不見荅故復遣聘也至於使仍叔之子則
又以見王朝用人之繆矣古者公卿大夫之子必
由於學俟其成德達材而後用之然必四十而後
從政則其未仕之前所以涵養而通練多矣周衰
政教廢失凡公卿大夫老不堪政即使其子代之
不惟不出於成德達材之彦往往不待強仕之年

如武氏子仍叔子之類以乳臭之童而任邦國之政即子産所謂未能操刀而使割也豈不繆哉此可爲後世取士用人者之戒矣

葬陳桓公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周政衰於弱甚矣桓王一旦憤然欲振其威權以征蓋妄舉躁動之師也當桓王之時魯有不道之者而伐鄭何以書曰不擇罪而致討不命將而親桓宋有不臣之督天下之罪孰有大於此者而天討不能加也聘幣之使方接踵於魯庭寵篡逆以

墮三綱不足以言王政矣鄭伯不朝罪或可略而必討之不置此謂不擇罪而致討者也天子之征諸侯也內則使卿士外則任方伯將王命以臨之王不自征也今不忍一朝之忿挾不足倚仗之人以天子威重而自將以伐諸侯一戰不勝而王室益以微矣此謂不命將而親征者也不擇罪而致討者非義不命將而親征者非謀非義非謀而欲以威諸侯服天下不亦難哉或曰鄭小而魯宋大者也以王之力不能治鄭則何以討魯宋之罪哉曰陳桓殺其君孔子請討之以爲陳桓之事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夫陳氏厚

施於民而民從之故民之與之者半不然皆不與
爾魯桓宋督之事計其國人皆莫與之也舉國人
之所不與者而以天子之名義討之其孰曰不可
哉討當其罪則天威振而人心服矣尚何鄭伯不
朝之足怒耶惜也桓王欲振其威權而不知計之
出於此也左氏載繻葛之戰王卒大敗而春秋不
言戰明王者無敵於天下也不言敗爲王者諱也
此皆春秋尊王之教也

大雩

雩求雨之祭也何以書雩而加大僭也大雩帝用
盛樂天子之禮也魯郊用辛日雩亦用辛如昭二

十五年書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其爲雩上帝明矣
然則魯雩當何如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社稷山
川之在封內者諸侯祭之宜也

螽

觀斯螽動股之詩則知其常有也觀螽斯蟄蟄之
詩則知其常多也何以書爲災焉爾

冬州公如曹

春秋以爵書公者宋公是也以官書公者祭公周
公州公虞公是也此皆居王者三公之任者也左
氏載隱十一年王取鄔劉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
忿生之田温原絺樊州隂隤懷此皆王畿之地王

朝公卿食采之邑也王朝三公食采於州故曰州公而非州國也明矣人臣之位孰如三公之尊固當與國家同其休戚今以王師敗衄于鄭則懼而如曹平安則保其位危難則逃其君茲豈人臣之義哉楚雖國亡得包胥而外援至唐雖兵亂有李勉而朝廷尊國有人焉雖喪敗之餘猶有可振起者今觀州公之事則王室何賴於若人哉宜聖人惡而書之爲萬世人臣之戒也左氏謂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所謂國危者王國爾非州國也淳于州公姓氏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者當如郭公之類簡編脫誤爾說者以寔爲州公豈其然乎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秋八月壬午大閱

據臧僖伯所稱講事者四時之制則蒐苗獮狩三年之制則治兵振旅初無大閱之名也此書壬午大閱者得非大合國人而閱之以奏示其甲兵之盛異於講事之常制乎此可以見其好武佳兵之甚矣

蔡人殺陳佗

左氏載五年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而代之則是

陀既爲君矣春秋諸侯雖以篡弒立者踰年必稱君陀既立踰年不稱君而曰陳佗何也穀梁子曰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佗以匹夫行而淫于蔡蔡人不知佗爲君而殺之故以殺陳佗赴於魯也由此觀之凡爲人君而去鑾旗之飾失藩衛之嚴微服盤遊見斃賊手猶殺一夫而已可無畏哉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氏不緣經而載事者多矣九月丁卯子同生者蓋左氏因記太子生之禮并問名等語故起此事恐非經文也録經者誤以傳文加之爾如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于暴杜註云本或作伊雒之戎此後人妄取傳文加之類不然春秋書子同生甚無義也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預曰火田也焚林而田明年無田竭澤而漁明年無漁故春秋書焚咸丘惡盡物也夫求盡物於山澤聖人且猶惡之況求盡利於民乎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說者皆以穀伯鄧侯朝乎篡逆之魯桓故貶而名之不知春秋書其事即見其罪焉爾不以名爲貶也以名穀鄧爲貶則不名者無貶歟然則名之何

也穀梁子曰失國也故名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冬祭爲烝烝進也冬之時百物成熟凡可薦者皆進而祭之也烝用建亥之月故傳曰閉蟄而烝今烝用建子不及時矣不及時則爲怠正月己卯烝是也亟舉則爲黷夏五月丁丑烝是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秋伐邾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來不稱使無君命也遂逆王后于紀專君命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王后歸不書而書紀姜者事由祭公非王者之命失正始之道也

夏四月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君父在而世子行會朝之事是國有二君也父而使之雖篤子之愛不可以爲訓也子而行之雖從父之令不足以爲孝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三傳者皆雜襄貶以亂經而公羊爲甚公羊之最謬者以孔父爲死義以祭仲爲行權以齊襄滅紀爲盡祖禰之心以宋襄喪師爲文王之戰似此之類其誤天下後世不淺矣鄭伯寤生卒祭仲執國之政受命以奉其嫡子忽爲君有死無貳仲之職也一旦見執於宋貪生苟免遽立突而黜忽視變易其君不啻如弁髦雖斧鉞刀鋸猶恐不足以痛懲之況可許以權乎以祭仲爲權是使世之姦臣賣君賣國以自爲利者皆借權以自解則天下國家之禍安有已哉漢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固爭而陳平不爭既而陵以急得罪平以緩收功宜平之賢於陵也先儒論此則以陵爲可法平爲可罪蓋不如是則黨邪禍正榮存醜亡身謀而國不計君逋而讎是與者將接踵於天下矣夫有平之功且不免罪況不能爲平之功者乎此可以觀春秋之教黜公羊之妄矣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

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壬
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
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十有
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市井小人嬉游狎昵無所不至指天誓心以示無
他一旦言意之不快則舉挺刃而鬬反目若世讎
者即魯宋二君之所爲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
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孟子有言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
城又曰善戰者服上刑春秋書諸侯之戰蓋明其
以爭戰殺人宜服上刑焉爾至於衛侯背殯徑我
廢居喪之禮稱爵以交鄰國上刑之服又有甚焉
或曰喪制有從金革而無避者非歟曰爲寇在門
庭而宗廟社稷之存亡所繫者是以從權制而無
避也故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伯禽雖在喪服之中
而征築並舉蓋度輕重緩急有不得已焉者矣今
衛侯從齊宋燕以出戰豈有門庭之寇事之不得
已哉直好戰而已爾

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

夏五

夏五闕月當是傳經之誤穀梁氏以爲孔子傳疑非也夫文不關於教戒而遺無故之疑者豈春秋意哉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諸侯親耕以奉粢盛必廩而藏之故魯有御廩猶月令季秋藏帝籍之收于神倉是也春秋書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凡祭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嘗於乙亥則是壬申爲致齋之初日也御廩之災不於他時而於嘗薦致齋之日其異甚矣得非桓爲不道而宗廟之靈將不歆其祀乎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其言以者何也以之爲言用也趙子曰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者曰以何以知之以定四年書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知之也左氏載柏舉戰事並無楚自戰而蔡不交鋒也今伐鄭之役得非宋人用四國之師而不自用其師乎夫不用吾國之師而用他國之師是不愛他國之民也宋人是已以吾國之師而爲他國之用是不愛吾國之民也齊蔡衛陳是已二者皆不仁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穀梁子曰求車非禮也求車猶可求金甚矣或又曰車服上之所賜下者也而求之下其過甚於求金不知二者皆不足論也當周轍既東王畿之地僅儕於列國方物之貢不至於京師天子特擁虛器於其上用度空乏之至於下求凡春秋書求賻求車求金者皆所以見王室之衰替諸侯之不臣焉爾寧有輕重於其間哉

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出忽歸復正也何以書惡祭仲之擅廢置君也

衛叔文子所謂視君不如齊棋者祭仲是也

許叔入于許

傳曰人衆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春秋紀列國之變所以見人欲橫流之中而未嘗無天道也鄭莊公吞噬許國挾齊魯之力入許而逐其君使其大夫國人奔潰四出可謂人欲橫流矣及身沒之後權臣擅命二子爭國幾於喪亡故許叔因鄭之亂得還其舊都非所謂天道之昭昭者乎苟知天道之昭昭如是則凡世之肆其欲者可以戒矣此春秋書許叔入許之義也先儒謂許叔能復其宗社故春秋賢而字之抑不思許叔罹鄭之虐遑徊于外者十有五年不能乞靈於王室假援於諸侯以

復君父之仇也今幸鄭之亂乘間以入其國此雖甚愚者爲計亦不容不出於此何以謂之賢哉春秋之紀事爲戒而已矣其於名字無擇也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是寵簒逆也而書榮叔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是以臣敵君而爲不信之盟也而書蔡叔豈亦賢而字之耶朱氏謂春秋非字字皆有義者此類也

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袁伐鄭

爲納突也魯桓以弟篡兄鄭突以庶奪嫡故突之求入于鄭魯必爲之盡力焉同惡相濟之道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春秋諸侯之出奔者皆爲其臣所逐也鄭伯突以厲奪嫡遂爲祭仲所制不堪仲之爲而謀殺之未成而仲知之是突之出奔者祭仲逐之也衛朔以讒鬬取國實仮壽於死地故二公子洩職怨之而立黔牟是朔之出奔者洩職逐之也二者俱以不義得之以不義失之爾不然則其大夫國人皆將

安之以爲君矣援已者無德色異已者無叛心所謂神之主而民之望也庸可逐乎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盟于黃平齊紀也蓋齊欲害紀而魯平之義也何以書曰春正月及齊紀盟夏五月及齊師戰見魯桓反覆不常以誤紀之託紀侯不擇所主以自誤紀之事也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曾桓是已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紀侯是已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聞君死而歸歸必當得罪於君而出矣以爲其自歸則志在於爭國以爲蔡人召之則非出於王命二者必有一焉皆罪也

癸巳葬蔡桓侯

桓侯者桓公也侯字誤也春秋之法五等諸侯歿皆稱公緣臣子之心而尊之也故漢孔融爲鄭康成立鄉曰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德隱耀世嘉其尚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此即春秋書公之義也啖助謂蔡人請謚於王而加謚於本爵者妄矣

及宋人衛人伐鄭冬十月朝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
遂如齊

或謂公本與夫人俱至于濼而不書夫人者是必
夫人尚有所憚不敢出會也使公能制之於始不
與偕往於齊豈有後日之禍不知桓公身爲篡弑
之賊天理絶矣尚何責以夫夫婦婦之道耶制於
孽婦禍至殺身殆天奪之魄也書所謂從逆凶者
桓公是已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公見弑於齊不言弑爲内諱也言薨于齊則弑自
見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君弑不書葬者仇人當國或國内亂不得以
成禮葬焉爾桓之書葬者仇人在齊而其國固無
恙焉故得以成禮葬之也

春秋通說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通說卷第三

永嘉 黃仲炎 若晦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于齊

穀梁子曰不言氏姓貶之也信斯言也則夫人前乎如齊與聞殺夫之事後乎禚之會祝丘之享顯示宣淫之迹而書姜氏者獨無貶乎曰春秋書其事即見其罪焉爾不必以去氏姓爲貶也孫奔也臣子之於國惡不忍斥言之故婉其文焉奔而曰孫猶弒而曰薨之類皆內辭

也然雖婉其文而未嘗沒其實故言孫以見奔不地以見弒垂戒之義明矣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魯大夫爾左氏因見周有劉單遂以單伯爲周大夫非也以左氏攷之列國大夫同姓氏者多矣如周有申伯鄭亦有申侯楚亦有申舟魯亦有申儒如衛有孔達宋亦有孔父鄭亦有孔叔陳亦有孔寧據此之類可以知魯之單非周之單矣單伯逆王姬何以書王嫁女于齊而使魯主之也魯君見殺于齊君父之讎臣子不共戴天者也而爲之主婚禮於喪經之中無恩義之大者也然則王命辭乎曰君子不奪人親而亦不可奪親也王命使之奪人親也魯不辭而從命奪親也本朝夏竦以父死河朔母喪未除遂辭使北之命其抗表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音蓋義得辭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穀梁子曰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喪麻非以接弁冕也其說似是而非也蓋春秋之義以爲築之爲宜不若辭之爲正也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啖助謂王不稱天者寵篡逆以黷三綱不能法天立道故去天以貶之信斯言也則孔子修春秋不但行法於諸侯大夫而褫奪其爵氏又將加討於天王而褫奪其稱號也不亦甚僭矣哉況桓之立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五年使仍叔之子來聘八年使家父來聘此非寵篡逆以黷三綱不能法天立道乎而皆稱天王也何獨於追錫桓公命而去天以示貶哉若以去天示貶則每歲正月所書之王不稱天者豈皆貶哉此可以見其妄矣蓋春秋稱王稱天王稱天子者其義一爾若夫書其事即見其罪不以去天爲貶也朱氏亦謂若稱天

王其罪自見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郱鄑郚

徙其國邑人民曰遷蓋取之也紀蕞爾國而齊師一旦取其三邑則其國不可存矣齊襄禽獸之行何止宣淫也哉弱之肉強之食是亦禽獸而已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者猶咸丘祝丘中丘皆魯邑也邑而伐之是謀動干戈於邦內也大夫始竊兵權終爲國禍蓋於翬慶父見之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左氏曰書姦也姜氏齊侯之醜行著矣然魯莊獨無罪乎人子雖無制母之理而婦人猶有從子之義誠莊公痛其父之死視齊爲不共戴天之讎絶不與交則姜氏亦豈得無所感動而抑制其非哉主婚一事變仇讎爲愛密易痛感爲懽慶其後與之同討伐共田狩相與狎昵使姜氏安於故非而益甚焉者莊公之罪也序猗嗟之詩者謂莊公不能防閑其母爲二國患殆未知姜氏北轅而莊公爲之闢燕路也何止不能防閑也哉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桓王之喪七年而後葬臣子之罪可見矣

秋紀季以鄑入于齊

紀季度其國危請命于兄挈已邑而入于齊計出亡恥非竊邑叛君者比故不書奔叛然紀季不能輔佐其兄守死宗國而臨難苟免先爲自全之計以邑事讎使紀卒亡由紀季之先去也

冬公次于滑

穀梁子曰次止也欲救紀而不能也夫欲救紀者

莊公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然而不能者牽於母氏之邪欲而憚齊之強也蓋雖有是心而剛不足以行之也故孔子語仁必有勇剛毅近仁者於此可見矣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十祀丘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

春秋凡書諸侯失國出奔者名之鄭伯突衛侯鄭之類是也紀侯見迫於齊度不能保其國於是聽其弟季以鄰事齊而脫然去之非齊毀其宗廟不可曰滅非見逐於臣不可曰奔去而不知其所往故不可書所之之國而曰去其國焉其曰大者紀侯之名猶漢人褚大嬖大爾春秋從失國之例而名紀侯豈謂之大去哉公穀二傳不以爲名而以爲大去者滅也不遺一人之辭也無義甚矣或曰紀侯迫於齊知國之不可保不待身辱民殘親見國家之覆而去之若紀侯者聖人所甚閔而賢之者也何以書曰不然昔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辭曰國小而偪子皮曰子善相之國無小蓋言小國無不可爲者使其能修德而明政任賢而使能內撫其民而人民懷之外睦其鄰而四鄰慕之雖有強暴莫能加已故綸邑一旅迄克祀夏甲楯五千

終能霸越夫豈以國小爲患哉若使其有德於民而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雖去之而民懷戀當如邠人從太王於岐山之下歸者如市今紀侯咸無是焉迫於齊難不能自持徒恥於託諸侯且降齊也遂飄然長逝不知所往爾晉劉裕攻南燕或說南燕王超降超嘆曰吾寧奮劒而死不能銜璧而生觀紀侯之情亦若是而已矣然而絶先君之傳失社稷之守非可謂之善也故書曰紀侯大去其國以爲不能自強其國者之戒焉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紀侯急於去國雖其妻在殯而不暇葬焉可哀也已然伯姬吾女也吾不葬而仇人葬之吾非豺狼也哉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郯黎來來朝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螟冬齊人來歸衛寶

諸侯伐衛爲納朔也王人救衛不與朔也而朔卒入衛是諸侯敢於逆王命也諸侯敢於逆王命者貪衛寶之得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自仁義不立利賂公行於是

天下始有叛君父黨姦賊而不顧者焉其成宋亂
立華督者爲宋賂也其逆王命納衛朔者爲衛寶
也然則徇利之習可不懼哉宋賂者魯直取之宋
故曰取郜大鼎于宋衛寶者齊取之衛而分之魯
故曰齊人來歸衛寶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常星不見謂常見之星不見也星或晝見或夜不
見皆反常也夜中星隕如雨言衆也漢永始二年
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隋大定五年有流星數百
四散而下亦雨之狀也西漢志謂天象者皆陰明

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政失於此則變見於
彼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飭
身正行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此即春秋書星
變之義也

秋大水無麥苗

苗黍稷之苗也穀梁子曰麥苗同時也麥苗同時
皆爲大水所害故無麥苗秋無麥苗者周之秋夏
之夏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說春秋者一曰魯將伐邾而次師以待援也一曰

陳蔡將伐魯而次師以待寇也以經攷之前年伐衛納朔之事魯方與陳蔡同役而未有釁也安得陳蔡伐魯哉其不爲待寇明矣然魯之俟陳蔡是必與陳蔡有期也與陳蔡有期而陳蔡不至何也曰魯邾同姓之國也邾無罪而魯伐之是不道之兵也期陳蔡以援不道之兵此陳蔡所以不至也雖然伐衛納朔亦不道爾陳蔡何以從耶曰禮義之心人皆有之其所以失是心者或迫於勢力而不能自持爾至於勢力之所不迫則其理義之心未嘗不存也當是時齊之力足以雄諸侯而魯不遠也伐衛之事主謀者齊故陳蔡爲齊役也伐邾之事主謀者齊故陳蔡不爲魯役也陳蔡之爲齊役者蓋迫於勢力而失其理義之心者也孟子所謂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也陳蔡之不爲魯役者蓋勢力之所不迫而理義之心未嘗不存者也孟子所謂性善是也

甲午治兵

臧僖伯謂三年治兵入而振旅國之大事所宜講也甲午治兵何以書曰以其將伐邾也夫兵以禦寇非爲寇也兵以衛民非疲民也伐無罪之國是爲寇而已矣動無名之師是疲民而已矣爲寇疲民而以治兵故聖人惡之而書也

夏師及齊師圍郚郚降于齊師

其曰師及齊師者言其俟陳蔡不至而後挾齊之力以壓郚也其不曰齊師降郚而曰郚降于齊師者見郚之自爲決擇也蓋魯主圍郚之謀則郚之所怨在魯挾強齊之力而郚之所畏在齊此郚所以不降魯而降齊也

秋師還

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又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正使動必以義聖人猶且難之而況伐無罪之國哉正月暴師至夏圍郚逮秋始還無故罷民三時不仁甚矣故聖人惡之而書也左氏載仲慶父請

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而杜預遂以克己復禮稱之過矣夫自度其力之不敵於齊而不敢爭爾豈其情於愧訟也哉試使情於愧訟所謂困而後悔亦非不遠復之道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齊襄之爲君也政令無常狎近羣小禽獸之行宣淫於國使賢人如鮑叔者知其將亂而去之此所以及於禍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公及齊大夫盟爲齊謀立君也爲齊謀立君義也
何以書惡其爲仇讎之國立君也或曰敵怨敵惠
不在後嗣古之道也魯讎齊襄也齊襄既死而易
世猶敵怨乎曰怨有淺深敵怨不在後人者怨之
淺者爾若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雖易世不可忘
也此義明則足以存天理厚人倫矣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先儒或以子糾爲兄如穀梁序子糾於小白之上
是也或以小白爲長如史稱齊桓殺其弟以反國
是也二者皆不可攷所可攷者小白徒手而入國
人與之比子糾挾外兵以求納不無逆順之異然

君死在殯而二子爭國律以伯夷子臧之節皆罪
而已矣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
我師敗績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小白子糾以爭國相讎無兩存之勢小白立則殺
子糾勢也所以一人心防後患也齊人取子糾殺
之何以書曰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不爲也況推刃同氣而得國者其可爲乎小
白既立而子糾逃之親親之義可以無追矣取而
殺之生竇之墟君子謂小白於是不仁矣後世人

君惟漢惠帝之於如意爲不可及焉

冬浚洙

孟子曰固國者不以山谿之險冬浚洙非固國之道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春秋無義戰其甚焉者詐戰是也公敗宋師于鄑未陳而薄之也晉勾乘其鼓竭也公敗宋師于鄑未陳而薄之也晉人敗秦師于殽要擊之於險也晉荀吳敗狄于大鹵誘之而困諸阨也皆詐戰也餘可以類推矣故詐而勝之曰敗某師

二月公侵宋

稱罪而討其國曰伐不稱罪而掠其境曰侵侵即書所謂侵于之疆是也昔之論侵伐者衆矣左氏以爲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子以爲犆者曰侵精者曰伐穀梁子以爲包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木壞宮室曰伐趙子纂例破三傳之說而自爲說曰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合是數說而攻之蓋左氏嘗聞聲罪之說而誤以爲鍾鼓之聲也不知聲罪者猶稱其罪爾如齊伐楚則聲楚人不貢包茅之罪如晉伐秦必聲秦人背盟之罪豈得爲鍾鼓之聲哉春秋書侵如齊侯侵蔡晉侯侵楚之類皆用大師而掠數國若無鍾鼓何以行師乎

此左氏之說非也夫師之所處荆棘生焉當長驅敵國之際不有以節制之亦何所不至哉其爲包人民驅牛馬斬木壞室者皆用兵必至之禍固無分於侵與伐也此穀梁之說非也春秋書侵伐雖有異辭而均之爲挾私逞忿無王命而專兵焉爾若謂侵爲無名則伐豈有名乎當時諸侯伐而稱罪如齊桓以包茅責楚猶爲可言其他不過強加之罪爾非必稱當其罪而眞爲有名也至若書侵如齊侯侵蔡晉侯侵曹當時必謂其有附楚之罪而侵之不應無名也此趙子之說非也惟公羊以爲捄曰侵精曰伐其說近之然亦未明也夫奉辭

稱罪而討敵者敵必請服不請服則必出師以禦之是以經書伐者多至於戰如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侯宋伐齊齊及宋戰之類是也不奉辭稱罪而但侵擾其疆場故敵國不暇請服而亦不及禦之是以經書侵者未嘗至於戰如齊侯侵蔡晉侯侵曹師至鄴弗及蓋疆場之事知之後時追之已去矣故曰稱罪而討其國曰伐不稱罪而掠其境曰侵

三月宋人遷宿

徙其國邑人民曰遷蓋取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春秋書夷狄有二義焉一明其賤以垂教也一明其禍以垂教也荆者楚也左氏載桓六年楚武王侵隨求得志於漢東之國蓋是時荆已僭號稱王雄據江漢矣今其進兵上國敗蔡師而俘獻舞春秋書之曰荆而已不以爵氏人名稱之也不以爵氏人名稱之者不使夷狄齒于中國也不惟楚也其書戎書狄書吳亦然此謂明其賤以垂教也夫明其賤者雖春秋之法而實古法也書稱西旅肅慎詩述玁狁荆蠻亦未嘗以爵氏人名稱之也雖然春秋之始書荆也不以爵氏人名稱之使不齒於中國及其久也卒以爵氏人名稱之使無異於中國何哉蓋夷狄之變漸不可長方其稱兵比近之邦爲禍猶微固可以古法待之也及其寖橫則交政於中國爭長於齊盟役諸侯以奉己其實既盛強有不可掩者春秋不容不以爵氏人名稱之矣不惟楚也其書吳亦然惟戎狄不至於甚勝故始終簡言之此謂明其禍以垂戒也嗚呼自此教不明而後中國之君忘其爲賤故有幸其和親而妻以女者有喜其來朝而坐之于諸侯王之上者有借其兵力而以子行事之者有歲輸金繒使之南北並帝者自此戒不明而後中國之君忘其爲禍而無預防之謀甲兵朽斧鉞鈍養寇玩敵以貽

喪亡如西晉之羯胡本朝之女眞其患有甚於東
周之吳楚者矣然則春秋之學其可以不講哉
冬十月齊師滅譚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
譚又不至冬齊人滅譚是以私忿滅人之國也昔
者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豈爲己私忿哉欲知王霸之分無他公與私之間
爾
譚子奔莒
國滅而奔可哀也已何以書咎不能死社稷也
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秋宋大水
外國之災何以書公羊子曰及我也穀梁子曰王
者之後也二者皆以爲聖人之私意也信斯言也
則春秋書齊大災宋衛陳鄭災者豈亦以爲王者
之後及我之害也哉蓋外災必書者均其憂也均
其憂則均其愛矣春秋之教分殊而理一者也其
不盡書者魯不弔則史不書爾宋大水公使弔焉
因魯史書此故述之也
冬王姬歸于齊
王姬再歸于齊何以書蓋亦魯王之爾王讎國之
婚姻無親親之義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紀季以酅入于齊是爲齊之臣矣紀侯大去其國是其國已亡矣叔姬者紀侯之側室也國滅君亡義有死爾否則歸于宗國之魯爾顧乃徘徊亡國之墟至於七載再嫁爲紀季之婦可謂失婦之節矣先儒皆謂紀叔姬非嫁也蓋從紀季于酅以奉祀事爾春秋賢之而書也何其惑之甚哉禮婦人謂嫁曰歸如春秋書紀伯姬歸于紀王姬歸于齊皆嫁焉爾豈得以彼爲嫁而此爲非嫁耶試使非嫁則叔姬之於紀季蓋嫂氏之列也以嫂依叔亦豈遠嫌之道哉以叔姬爲賢則凡不能守義之婦皆賢矣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觀左氏南宮萬奔陳以其乘車轔其母一日而至蓋多力善走其飛廉惡來之徒歟宋捷不知用賢以輔政而所親近者乃多力善走之凶人連年暴師陰洽大作萬既囚于魯而復請之狎而怒之是猶縱猛虎於其側而撩其鬚以爲戲也宜不免虎口哉仇牧捷之傳也凶人在君側而莫之知不智也知之而不諫不忠也不忠不智卒於禍其身以及其君亦一孔父焉爾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會于北杏齊始求霸也霸伯也左氏云五伯之霸也字音亦通漢書註伯讀曰霸古者王命作伯分統諸侯故齊桓竊是名以爲侯王蓋以伯自命而非王命也雖然自天下有霸而諸侯之散離者合矣中國有霸而夷狄之侵陵者懼矣民其少康乎而春秋何以書曰非王者之道治世之事也禮樂征伐雖不散出於諸侯而卒出於諸侯也開功利之門廢正大之理使後世智力用事指王道爲迂闊國無善治民不見德者自齊桓始故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北杏之會魯遂皆不至也齊於魯又有納糾之憾有敗師之怨比於遂之可疾輕重較然矣然齊桓能忍於魯而會盟之不能忍於遂而殄滅之何歟蓋遂小國也利其易虐則借以立威魯望國也知其難圖則結以爲助凡其恩威異用大率聽於力放於利而已矣非能壹以禮義爲節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北杏之會從者四國其君皆不親至也鄄之會從者亦四國而魯之君猶不親至也蓋至于鄄之再會而宋陳衞鄭之君皆親至焉故左氏曰復會焉齊始霸也夫王者之得天下也蓋久而後得之也周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世修其德以至文王其道益光而後有二分天下之勢然猶退而事殷至武王迫於羣后之歸乃始剪商之亂以王天下此豈一歲月之功哉今齊桓之於諸侯皆列國爾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一旦起而號令之使前日匹敵之人而爲今日之聽命如北杏之初會鄄之再會不數年而事業成其名雖霸而所以奔走天下者猶王者之勢也課其速效似若可喜然非由積累仁以聽天下之自至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應也苟可以得志於天下者無不爲之雖損德害人而不暇恤焉作內政以強兵設輕重以富國滅小弱以廣地結強大以植援威聲震讋之下是以諸侯懼而從之如此其易也故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王不求速懼損德也霸不暇德爲求速也由此觀之凡後世之取天下治人民理財用功成於旦暮者皆霸者之餘術王之罪人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

宋王伐鄆而齊助之故先宋於齊也方宋背北杏之會而齊桓則悉師以伐宋不少須假之是待人不以恕也及其既服則屈意以從之助其爲虐焉是悦人不以義也所以然者由喜怒之失中也

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同盟于幽齊霸始盛也公羊傳經曰公會而正經無公字蓋闕文爾說春秋者一曰不言公微者也不知魯自盟柯已從齊矣單伯會伐宋矣又會于鄄矣至此大盟會不應魯以微者往也一曰以諸侯私相推戴齊侯故去公以示貶也不知春秋書其事即見其罪焉爾不以去公爲貶也若以去公爲貶則從幽之盟者八國何獨貶公哉一曰不言公明罪不在魯也不知魯自盟柯以後已不免於從齊矣烏得無罪乎若夫盟而加同者録載書之辭爾葵丘盟曰凡我同盟之人蓋同盟之辭在當時有之非孔子新筆也即是以知凡載書曰同盟于某故孔子修之亦曰同盟無此字則不書也說春秋者多謂諸侯同欲則書同盟謬矣同盟于清

立而衛將叛盟同盟于斷道而魯不肯盟同盟于平丘而齊不受盟豈同欲也哉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夏齊人殲于遂

齊師滅遂而戍之遂人疾之饗齊戍而殺之故書曰齊人殲于遂殲盡也言殺之盡也夫古之王者平定小國勞師戍守至於五年之久以起離疾而致殲殘比諸王者之事何如也故

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詹鄭卿也見執于齊而竊逃之是爲臣而不能效死也鄭伯使詹爲卿至於喪節是爲君而不能知人也

冬多麋

麋不言有而言多者麋山澤常有之物故不以有爲異而以多爲異也杜預云麋多害稼故書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言戎侵我而言追戎者無寇而生事也

秋有蟲

杜預云蟲短狐含沙射人影爲災也或謂短狐之蟲蓋出炎荒江海中非魯地所有蓋文誤爾蟲當作蚰是不然經書有者不常有也蟲非魯地所有故以有爲異也爾雅蟲食葉曰蟲若使是蟲當從書螟之例不曰有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子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漢廷議論多祖其說而不知其非也春秋之亂正由臣下擅主威大夫竊國命故春秋書大夫遂事以爲戒於萬世公子結其尤者也陳人之婦則賤者之婦也安得魯侯使卿媵之此乃結之私行爾人臣非君命出疆又矯命以盟諸侯不臣莫大焉春秋正其誣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就使結眞能安國家而矯命已爲可罪況秋與齊宋盟而冬受齊宋之伐則所謂安國家者奚在漢陳湯甘延壽矯制發兵共誅郅支單于傳首京師而康衡非之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命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來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蠻夷爲國招難劉向則曰延壽湯不煩漢士不

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天子下詔封延
壽湯侯蓋向所稱者一時之功也衡所執者萬世
之法也春秋不以一時之功而廢萬世之法衡則
得之矣

夫人姜氏如莒

杜預云非父母國而往書姦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攘夷狄所以安中國也齊人伐戎何以書曰古者
聖王之待夷狄也不弛威以養寇亦不生事而妄
征故蠻夷猾夏則有刑獯狁孔熾則有伐苟非有
罪則不以煩中國之兵也今荆楚陸梁入蔡伐鄭
而齊莫之討也戎當此時未有滑夏之罪而必伐
之是於楚有弛威養寇之患而於戎有生事妄征
之過矣二者皆非待夷狄之道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
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赦也眚過也春秋不書肆眚而書肆大眚者此
不可不明也書稱眚災肆赦孔子亦曰赦小過則
是赦者聖人所不廢也特用於疑誤與夫小過焉

爾非肆大眚也今魯莊肆大眚則是重辟與非疑誤者皆赦之如周樂運所謂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是也失刑甚矣故聖人惡之而書也若夫罪疑過小而執必不赦之典此申韓之術非聖人忠厚之意也爲政者當知春秋不書肆眚而書肆大眚則深殘姑息之弊可以兩戒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書文姜明夫人不當謚也晉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謚夫人有謚不復依禮爾此說得之而曹耽以爲夫婦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謚謚婦者豈春秋之義哉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卑者事也而君親之非禮也況喪娶乎行吉禮於衰絰之中無人子之心矣後世人主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者皆魯莊之類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不稱使而言聘者非王命而執聘禮也其外交於魯者猶祭伯之來也朝廷之上以世族用人如祭

伯祭公祭叔之類背公營私外交侯國而欲其起
王室之衰撥天下之亂難矣
夏公如齊觀社
公越竟觀社淫于觀也夫居喪而納幣越竟而觀
社魯侯之縱情悖禮固已甚矣然齊霸方炎不能
以一語止之而安受其非禮何哉蓋霸者之道不
以治己修身爲本故齊桓内行不修而管仲以爲
不害霸故其視魯侯縱情悖禮之爲則亦安之而
不爲異也使其能競競業業當無以逸欲爲有邦
之敎甲服不皇必以庶邦惟正之供矣故曰五霸
者三王之罪人也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夷狄竊禮自列於華人者非中國之福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秋丹桓宮楹
娶讎人女飾先君之廟以榮之罪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
盟于扈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親迎禮也何以書穀梁子曰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夫人之歸也朝于廟曰至未朝于廟曰入何以書譏國之女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公羊子以爲大夫宗婦者大夫妻也孫氏亦云同宗大夫之婦是不然春秋非卿大夫不書其書宗婦即爲同宗大夫之婦非賤者之婦明矣不必加大夫也蓋大夫宗婦者大夫及宗婦也其不言及者如公會諸侯晉大夫之類亦列數之也夫梱以內夫人治之而大夫不得見也今使大夫與宗婦同贄而覿夫人可謂亂男女之別失內外之辨矣南史載晉宋婚禮初婚三日舅姑衆賓皆列觀蓋援此也夫用三日之制可也不知所謂衆賓者豈亦大夫與宗婦同之耶

大水

冬戎侵曹

戎狄異類亦有人心爲中國者以理馭之則治以力勝之則亂何者治生於其心之有所畏服亂起於其心之有所不能平也戎自盟唐之後無迹於中國者幾四十年矣今乃復見於侵曹之役何哉蓋當其無迹於中國之時而中國乃生事而妄征

之如前年齊人伐戎是也伐之不以道則何以厭服其心此戎所以敢於肆侮加兵於齊之與國而不顧也然則中國之治夷狄可不謹哉

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鄭莊公卒既葬突歸而忽出曹莊公卒既葬羈出奔陳赤歸于曹則知羈赤之事矣蓋忽突者鄭莊之子羈赤者曹莊之子也君死嗣子在內即位而奉喪事如鄭忽曹羈者皆宜爲君者也突赤出奔於外必嘗得罪於君父不宜爲君也然卒廢其所宜而立其所不宜者蓋由有挾姦懷利之臣制其命焉爾忽突之廢置由祭仲爲之也仲之事迹見於經傳詳矣雖曹之柄政者名氏無聞然

祭仲之徒爾向使鄭莊曹莊者能爲身後之慮選擇忠良俾輔於後嗣則安有他日奪正與邪之禍哉此可爲萬世永鑒矣

郭公

郭公者郭亡也猶梁亡之類也得罪於民而民逃之則國爲墟矣此非有滅取之者故春秋以自亡爲文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陳女叔來聘雖其君使之實出其臣之私意也蓋是時原仲相陳季友相魯因二人有舊而相聘焉

爾大夫交政於中國其見於此乎

夏五月癸丑衞侯朔卒

六月辛未朝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者衆陽之宗王者之象也故王者救日則奏鼓諸侯不與也今爲諸侯而伐鼓用牲僭矣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禮惟祭天用大牲救日則奏鼓此大水而伐鼓用牲非也國有大水之災不知修德以弭乘戾行政以救墊溺而區區以牲鼓厭禳之是澄亟瞽史之事非君人之道也

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春秋書殺大夫或稱國或稱人何也公穀傳云稱人以殺殺有罪也孫氏沿其說遂謂殺大夫不以罪則稱國殺有罪則稱人蓋見衞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而爲例也信斯言也則稱國以殺皆不以罪也然而元咺以訟君見殺處父以專權見殺胥童以道君爲亂見殺皆稱國焉豈不以罪哉稱人以殺皆有罪也而宋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則是以臣犯君而殺其君之大夫

不可爲公孫固公孫鄭之罪也宋襄夫人因戴氏之族殺司馬公子卬則是以婦人干國政而殺公朝之大夫不得爲司馬之罪也而皆稱人以殺何哉若斯之例所謂質諸此而疑證於前而後違者也夫春秋固有以隻字爲義而非字字有義也其稱國者猶曰杞不足證宋不足證不必以稱國爲有辨也其稱人者猶曰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不必以稱人爲有別也蓋其所書之大義不於殺大夫而已矣其稱國猶君之國其稱人猶君之人書其事即見其君之罪焉爾夫大夫與國同體君之股肱也是以有道之世刑不上大夫及其無道也

常多殺大夫何者有道之世位以稱德苟命士以上必以俊彦爲之況大夫乎故無至於犯罪而可殺有道之世明德謹罰雖一介之民猶不以無罪戮之況大夫乎故無至於妄殺有道之世政自上出雖諸侯不得以專殺也況非諸侯乎故無至於亂殺及其無道也任非其人故有可殺之罪刑不當罪故有妄殺之事上無政刑故有亂殺之禍此春秋所以書之爲萬世戒也使後之人君戒其可殺則當任忠賢戒其妄殺則當謹刑辟戒其亂殺則當壹政枋如是則無殺矣曹殺其大夫不書名衆也其諸亂殺之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杞伯姬於此年會其父于洮於僖五年朝其子于魯以婦人而行會朝之禮于諸侯之政其唐武韋后安樂公主之徒歟杞伯受制於其婦而莫之遏魯莊聽命於其女而莫之違其唐高中之主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春秋書內大夫出聘者非禮者也然未有書其所爲者此書葬原仲何也舉其尤者爾公子友託聘而私行以共原仲之葬內以欺其君外以成列國大夫之僭非罪之尤者乎

冬杞伯姬來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越境而自逆女見莒慶之專國也

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幽之再盟衛侯不至蓋奪於喪制之故或可情恕也而齊遽伐之是齊之兵不度義而動也衛之不可以敵齊明矣不勝一朝之忿而與齊人戰卒貽

喪師之禍是衛之兵不量力而鬬也二者皆罪也

左氏以爲齊侯奉王命討子頹之亂非也衛朔子頹之事十年矣齊霸已久矣不應至今方討之也且衛朔已死何乃討其子乎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救義事也何以書蓋齊桓之於楚有弛威養寇之患焉夫不能攘定而以救鄭者爲名而已矣

冬築郿

春秋凡書宮室園囿之役曰築如築王姬之館築臺築囿是也郿邑也非宮室園囿而築之何也穀梁曰虞之也虞之非正也猶北魏甄琛所謂縣官障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也古者有道澤梁無禁天地之藏所以資養萬人也今障護而專其利使民不得共之豈爲民父母之意哉悲夫後之爲國者盡籠山澤之所出歸諸公上權禁嚴密民以抵冒刑戮者歲不知其幾也吏詘其能勇於用法無惻然不忍之心焉使其嘗攷諸春秋知虞利爲非正則宜媿於此矣或問周禮虞衡有官爲之厲禁非歟曰然文王治岐之政周公成王宜世守之安得遽反之耶

大無麥禾

麥與苗同時也故並言之曰無麥苗宜也麥與禾不同時也而亦並言之曰大無麥禾何也因無禾而追書無麥也董仲舒云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重生民之具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古之王者以三十年之通致九年之蓄雖有凶荒水旱而民無菜色今魯一年不熟告糴他國則其素無蓄積之政可知矣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或謂皇祐中范公仲淹領浙西時歲饑召諸佛寺僧謂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大興工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敕倉吏舍日役千夫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無慮數萬是歲兩浙惟杭晏然民不流徙由此著今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范公之規也今觀魯莊當大無麥禾之歲國內艱食而新延廏城諸防不廢土木之功者特不與范公之事類乎曰不然魯莊公素非務德愛民之主也觀其飾宮桷以爲侈虞山澤以爲利一歲而築臺者三彼直以土木困民爾豈知以此濟民哉穀梁子曰冬築郿春新延廏以其用民力爲已惡矣故聖人惡之而書也又新廏者勞人以

奉馬也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有者不常有也山海經載蜚如牛白首一目蛇尾水行則竭草行則枯見者有兵役蓋乖氣所致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城諸及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

秋七月齊人降鄣

齊人降鄣者脅鄣使降也見齊之無道也公穀以鄣爲紀邑豈有紀滅之後而一邑之民尚能二十餘年獨抗齊哉啖子非之當矣鄣小國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春秋内女之爲外夫人者卒葬必書其爲大夫妻則否紀季以鄣事齊齊爲齊邑之大夫叔姬歸于鄣以嫁紀季不得爲外夫人矣而書其卒葬何也蓋魯以夫人之禮葬之也伯姬之卒也齊葬之故曰齊侯葬紀伯姬今叔姬卒于齊不曰齊葬者以是知魯葬之也當叔姬之存也而宗國之魯莫能恤也使其羈旅流落失身於紀季蓋至死而後葬之豈得爲親愛之義也哉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

自古人君荒怠不恤國事爲宮室臺榭于淫于逸于游于觀者未有不厎於喪亂者也魯莊公一歲之間而築臺者三則其恣情縱欲廢國勞民之迹可見矣故其身死骨未寒而慶父亂作般閔繼弒強齊謀取其國而猶存者幸爾其與瑤臺滅夏傾宮喪殷祁虎成而諸侯叛阿房作而七廟墟者同一轍也爲人君者可無戒哉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先王之於夷狄也除其害而已矣非矜其功也今山戎未有猾夏之罪而遠征之以其所得之捷誇示於魯則齊侯之器小矣且獻捷者下奉上之禮也齊侯於魯而用下奉上之禮者矜心亂之矣

秋築臺于秦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卜穀魯地故經以魯自城爲文左氏釋云城小穀爲管仲非也蓋左氏因見昭十一年申無宇云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遂誤以城小穀爲城穀不知穀自是齊地小穀自是魯地也當以經文爲定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秋七月癸巳公子翬帥師

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案左氏公羊子般即位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是子般既爲君矣其不稱公不書葬者未踰年之君也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既賊子般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也其不言奔以聘禮而往也昔宋萬弑君其黨猛獲奔衛宋人請之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與惡而棄好非謀也今慶父有弑逆之罪如齊而齊受之若桓公管仲者亦異於石祁子矣豈非幸魯之亂而有欲取之意遂不暇問其首亂之臣哉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狄伐邢

春秋通說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